

# 中国人的“甩”劲

文/朱辉

随着国人出国旅游的增多,大量的负面消息也接踵而至。随地吐痰,随意插队,随手乱扔垃圾,这都算是“传统”,还靠谱。离谱的是,大庭广众之下,脱下鞋袜透气;走累了,路边长凳上一躺,也不怕“走光”……如此种种,俱有照片为证。这些照片都刊载在报纸、网站上,都算是“新闻图片”,肯定还有外国记者以此拿了稿费,其实,这种镜头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了,如果在国内也能拿这种照片换钱,你到街头走一遭,挣来的稿费够你到自助餐厅吃一顿——需要提醒的是,不要因为自助餐尽吃,就不考虑肚子的容量,万一像在报纸上露过脸的几位大妈那样,吃得要喊救护车,你可能又会成为别人挣稿费的材料了。

大家都知道,这类不文明现象,并不只发生在国外,只不过以前关着门,大家随手做了,都不觉得有什么可观赏性。可外国人眼窝子浅,没见过世面,一见中国人如此做派,马上大惊小怪,弄得世人瞩目,好像是在看行为艺术表演了。

其实,这类举止做派,有两个特性:一是旁若无人,二是自私自利。据说还有第三个特性,是什么“故意炫耀性”,我并不认可。你要炫耀有钱,大把掏钱买东西,并不妨碍别人什么事,即使那个店主是外国人,看到钱他也是要笑的,不会嫌你不文明。倒是其他一些事,更令人侧目,更能说明这类行为的前两个特性,譬如打电话,几个人在一起谈事,突然某人手机响了,他掏出电话,大声接听,哇里哇啦,说的事别人并不感兴趣,耳朵也吃不消。这种事谁没见过?你说他是炫耀吧,手机实在没啥可炫耀的,倒是“旁若无人”没有冤枉

他。但说他自私自利,他大概就要反对了,因为他大声喊叫,是为了让对方能够听见,他这是在为别人考虑。但我要说,你不考虑周围,还是自私自利。看起来,你实在是有点“甩”了。

遇到这种场面,应有人提醒一下:给你打电话的人,借助了电波,距离其实已缩短为零,那人的耳朵几乎是贴在你脸上的,你犯不着如此浪费中气。遇到如此行为做派,真正站起来制止的很少,我们自己能够文明一点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

我们是百姓,一介草民,觉悟不高似可原谅,但掌握着公共资源的媒体如果一面对这种不文明现象曝光,一面又在推波助澜,我们就要莫名错愕了。

某电视台曾有个节目,收视率很高。主要内容是:找来几个家庭同场竞技,看哪个家庭在规定的时间内“抢购”到的货物最多。说是“抢购”,所有的焦点都落在一个“抢”字上,抢的是时间、价值,看谁的出手快、狠、准。最让人眼热的,是并不真需要掏钱去“购”,抢到了就是你的,你只管挑最贵的去抢。于是,主持人一声令下,几个大男人携妻将子,拖着购物车,直扑最昂贵的货架。一时间超市如战场,兵荒马乱……时间到,一声口令,几个家庭气喘吁吁,拖着战利品前来验收了,点点人数,却少了个孩子,原来小家伙,推了个自行车姗姗来迟了。全场哄笑,都等着主持人裁定,这自行车到底算不算……

你也许认为这节目没有什么,符合“新、奇、趣”的标准。但我认为,它恶劣,完全配得上“旁若无人”和“自私自利”。类似的场面也见过——在超市,为了促销,商家规定,谁能从米盆里,用

塑料袋装上重量准确的大米,就可白拿走。于是,不拿白不拿的人络绎不绝,手忙脚乱地撒了一地的大米,坦然践踏,唯一关心的,是袋子里的米是否符合自报的重量——如果你心疼地上的大米,那你就应该知道,这档节目所践踏的,可不仅仅是米。它糟蹋的,是普世公认的公平、礼让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。它嘲弄了优雅,宣扬的是粗野、贪婪,几乎近于无耻的掠夺。

因为这档节目来自电视台,其影响更不容漠视。

说它“旁若无人”和“自私自利”那真是太客气了。

这样的一档节目,一播数月,数年,而不知反省,真是很“甩”啊。

我们现在所能做的,当然是自我约束,争取让自己优雅一点。但我们也有理由要求那些掌握了公共资源的人,立地自警,率先垂范。不要贪污(这类类似于盗窃);不要靠假文凭升官(这类类似于插队);不要对老百姓摆黑脸(这类类似于忤逆,因为老百姓是主人)……如果这些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,至少,你上班,或者出席会议,穿上正装总可以吧?不要穿个四不像——据说,某省出台了公务员上班必须穿正装的规定,还被人诟病,说侵犯了人权,呵呵,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。

如此,我们上下一心,互相监察,方能不在世界上丢人现眼。■

# 苦孝竹与病梅

文/洪磊

曾经,我在自己工作室园子的四周种植了苦孝竹,这个品种的竹子生长特别快,很快便把整个园子侵占满了。因听信苏轼的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,便要坐在露台上,看竹叶摇曳。看久了,就要寻思古代的儒生为什么对竹子有那么多溢美之词。古人有“竹身形挺直,宁折不弯,曰正直”。但这样的赞美很是可疑,因为当风吹来,竹子便随风倒去。竹子的挺立,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外来力量作用的时候。那年大雪,积雪覆盖满园子里低伏的竹子,一派凄凉景象。我观察,竹子随风飘摇,遇危机宁可弯腰,此只证明竹子物理的柔韧性能极佳,也恰恰是儒生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。“竹载文传世,任劳任怨,曰担当”等,均是俯首形态的描绘。有一首郑板桥题画诗,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”。这句诗很有些悲愤的样子,似乎不是在赞美竹子。身为官僚,首先要吃定官饭,也深知仕途艰辛,郑板桥表达的正是对官场生涯不满,但

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。原因或者在于,“咬定”皇家这座青山,“立根”官场,才是儒生的生存状态。

龚自珍看穿了儒生的病根。按儒生的审美,茁壮的梅花是不美的,删密疏枝是空寂的追求,或欹亦曲是对生命的感叹。这样的审美优雅里包含着沉重,满含着哀怨与无奈。不过,“病梅”“曲”的形状,仍是好看的,而“直”,当然就无姿态了。思付为什么这种被挤压后的审美趣味,如今仍然赏心悦目呢?“病梅”的姿态虽然是儒生们几千年来扭曲心态的画面表达,但这种审美趣味经过了无数代的儒生画家,以及宫廷画家于内心里的不断修正提炼,再加上民间工艺日常用品上的广泛描绘,并且这种美,其实符合视觉愉悦的规则,如今看来,已是这个民族的独特审美了。可能这样的扭曲的确病态,仍觉得这是特有的趣味,可能我的血液里也浸透了,便坚定地认为这是好看的,虽则有时也会心虚,但还是认定这“病梅”好看。■



凝  
摄/王卫军

# 永远的女朋友

文/李美皆

今年春节是在朋友家过的,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别人家过年。通过这次实践,我已经获得了一种过年新思维。

年前到朋友家就和她十八岁的女儿踏着积雪去逛街。回家就上网。朋友是在大学里教政治的,但从没跟我谈过什么政治,她做人最大的政治就是包容。她女儿却比我儿子大好多,是我看着长大的,小时候开玩笑叫我干妈,现在已成了我的好朋友。跟一个十八岁的女孩一起逛街上网真是好,她对于时尚和网络的掌握都比我前卫和丰富,仿佛进入了一片属于她的水域,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带我游。女孩对我的欣赏也胜过对她妈妈。朋友说,那你们俩做母女吧。我就笑,叶公好龙啊,真要到一起,还不争风吃醋,恐怕谁也不会让谁的。我们俩若成母女,可能就是一灾难。我和女孩开着空调看电影,我的朋友就在厨房里忙活,不停地过来请我们点菜,却常得不到积极回应,于是再自己回到厨房琢磨去。我们在房间里的幸福,其实都是由厨房里忙活着的那个人来托底的。而我这样的妈妈,却做不了这样的生活托盘,偶一为之尚可,长期坚持没门。

朋友找了一个倒上开水就变颜色唱歌的杯子给我喝水,我和她女儿都很喜爱,可这杯子很不识趣,后来居然倒不倒开水都不停地唱,没办法,只好把它关在零下六度的窗外。我独自睡在朋友女儿房间的榻榻米上,睡得很安泰。夜里突被乐声惊醒,顿了顿才反应过来那个杯子又在唱歌了。蒙着耳朵继续睡,梦里都是魔鬼在拉小提琴。早上拉开窗帘,天哪,整扇窗户大开。我等于半露天睡了一夜,零下六度且就睡在窗根哪,跟边防战士差不多了。赶紧向朋友报告:我以亲身实践证明了你的羊毛被不是次品。后来朋友执意要把这床羊毛被送给我,我幸福地笑纳了,因为它给我一种庇护神的感觉。

这个年,我在朋友家过得特别放松,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没有我要看的书,没有与我谈文学文章文坛的人。

这期间,我看了所有一直想看而又找不到的电影,是朋友的女儿帮我在网上找到的。躲在温暖的小房间里,让一堆零食包围,过着幸福并“堕落”的宅女生活。我第一次发现小房间的好处,一种特殊的温馨。为了让自己幸福和“堕落”得更充分,我们

还叫了外卖。二十分钟后,一个小伙子穿着长筒的雪靴把甜品送上门了,像派发礼物的圣诞公公。窗外的雪助长了温暖的快乐。

虽然乐不思蜀,我还是回家了。路上给我的朋友及其女儿发短信:谢谢你们的陪伴……年纪越大,越觉得女朋友比男朋友重要,特别是这种终生的朋友,我为有你们而庆幸。

短信发出,眼睛突然湿润了,也许在我弥留之际,还会想起这个新年。我不知道,朋友的女儿是不是真想要一个我这样的妈妈。其实选妈妈跟选恋人一样,也是要在功利和唯美之间徘徊的。但我知道我要这样的朋友,永远。■

# 小欢喜

文/惊墨

小欢喜这个词我喜欢。

欢喜,本为佛教术语,带点禅意,又加上一个小字,是小窃喜,是小惊喜,是偷得浮生半日闲,是他乡途中遇故友,是众里寻她,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小欢喜已使随便就能挂在嘴边的张扬的喜欢淬火升华。

小欢喜,就该犹如春雨润物无声;又像是投入湖面的小石子,偶尔荡漾开去。还没等你惊讶雀跃,她就已经转眼消失不见了。

小欢喜是日落时分自家升起的炊烟的一抹素描;她让饭香飘得深厚而长远,还未走近篱笆处就已闻到那股香油味,刚进家门,妻儿的笑意就扑面而来。

小欢喜是调适于讨价还价声和鱼腥味的菜场摊位前的一种心境:摊主面带笑容,在刀起刀落间,一条鱼已刮得干净,匆匆递给你却不忘在袋子里塞一把葱,你还未回过神来,他那头已算好了价钱,笑嘻嘻道一句:买鱼送葱,下次再来。

小欢喜是采茶归来,背着满筐新茶的姑娘们,惊奇于山间小路边的一个发现:蹲下身犹疑地尝上一口,呀,滋味酸甜,一团喜气就这样被姑娘们的蓝布印花围裙兜起来,弥漫在整条小道上。

小欢喜是骑着三轮收破烂的男子花五毛钱买来一份报纸后的一段时

光:与同行老乡一起坐在路边看报,看至兴头处索性连生意都不顾了,就着其中一篇新闻畅谈下去。

如果将人的七情六欲比作花,小欢喜应该是小雏菊,随处可见,一点都不娇柔。但注意的人却甚少,她就那样兀自盛开着,及至蔓延成片。

她是一触即发,是扇底风,枕边人,身上衣,隐藏在眼波手指间,无孔不入。

我曾在盛夏的杭城,遇见穿着厚重工作服的清洁大妈,拿着扫把站在烈日之下,却喜滋滋地接过同伴递来的一小瓶藿香正气水,我轻轻与她擦肩,她虽未说话,眉眼间却俱是笑意,那应该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小欢喜。

小欢喜追随的是素常人生的品性修行。客居姑苏的时候,我每天清晨上班都会路过一家小店,看店的是一个满头华发的老人,拿着毛笔在报纸上练字,长年如此。他的毛笔字朴素无华,是日间家常,却静笃有声,一撇一捺都劲道有力,又如浅溪细水长流,透着无端的人间喜气。

梅花开了又谢,总有清寒深藏人心。风情万种的小欢喜,可以清冷微凉,亦可以冷艳自持,但却必得是隐于内心,一定沉默着。朋友,你是否也遇到过你的小欢喜,却始终一言不发?

可不,那些小欢喜,不可说,也不会说……■